

丽月皮瘦，我留了那个孩子过夜，她嚷了起来说：

我这不是痴人院，神经部你也带回来！出了事，怎

么办？

他甚瘦，都不懂，不合甚事的，我解送通。



你走得轻巧！丽月摇头道，你不是说他是从台大医

院逃出来的吗？医院里还不到处在找人？你那位把他藏得

住？

他就是怕回医院哩，我说道，不信，你问他。小中

送你回院去，上电好不好？

我何孩子说道，他坐在我的床上，怔怔望着我们，突

然他身子前俯，他的抖动起来。

这是甚麽名堂？丽月愕然道。

他马给你看，我说道，医院里把他抓去电疗的样儿。

吓得不安，孩子低下头去，眼睛

翻着

伊娘，丽月笑说道，真是个怪东西！她摸了一下孩

那青亮的脑袋，那麽想他送回他自己家哩去好了。

昨天我问了他半天，他父母的名字，他搞不清楚。

丽月过去，坐在孩子边，哄他道：

小中，告诉我，你父亲姓甚麽？叫甚麽名字？

阿爸，孩子说道。

这下我可真是自己惹来的麻烦！百月指着我说，我

我
交
手
通

今
晚
一
定
去
弄
来
给
你

b v

惜字倍之
惜物倍之
惜呼
的志氣。

~~1280~~
 1280
 1280
 1280

 (24×25)

都抽了起来，摆到浅房去。褥子没有办法，只好掀起
来，等到出太阳再晒到炕上去晒乾。草蓆我使用一
块抹布擦上了肥皂，在那块麻迹上拼命的揩拭，擦了五六
次，才以乾淨，抹了起来，晚上是没有东西垫了，
只好睡硬木板。我回到房中，那个孩子蹲在一个角落理
一手理住膝盖，看见我，嘴唇咧开，眼睛却睁得圆，怔怔的望着我。
动了动，雨下，我非快的，眼睛却睁得圆，怔怔的望着我。
我把放在地上的葡萄丝饼拾了起来，打问报告，拿出来了
一枚甜葡萄丝饼来，递给他，他也伸手来接。
把饼子放在我们中间，我又把那块甜葡萄丝饼送到他面
前，他却歪过头去。

你不吃真？我来吃，我把那块甜葡萄丝饼咬了一便
吃掉。
好容易，又酥又香，我吃着，瞅了他一眼，他的
眼睛随着我的嘴，一上一下的动着。
要不要？我又拿了一枚甜葡萄丝饼递到他嘴边，突然
他把手一指，便将那块葡萄丝饼打到地上，滚
得远远的。
你想死呀！我用手敲了他的头一下，他起身来，把
滚到床脚的木板葡萄丝饼捡了回来，却背着我那个孩子双
手抱住他的头，嘴唇一紧一紧，呜呜的哭泣起来，
一滴一滴，落到他那一瘦骨棱棱的胸前上。
我站在这个支头，看着那个背着我那个孩子面前，哭
着。

他感到手脚抬起来，我蹲下身，拍着他的肩膀，~~笑着说~~
我跟你开玩笑的，又没有真的打你。
他仍旧双眉紧锁，肩膀一耸一耸地抽动着，我把他
一把搂入了怀里，拍着他的背，说道：
好了，好了，我以后再不打你了，总得了吧？
我记得去年中娃十五岁生日的前天晚上，我揍了他一
顿。平时中娃都很听我的话的，~~但是那~~
~~天~~不知怎的却惹起牛脾氣来，那晚原没料到他会反碗，他
躲在房中看我租来的~~书~~，~~看~~黄天霸，看~~入迷~~，我
叫了他三次，他理也不理，我气恼地出去，他一把将我拉
住。

用这道理去你的，我一着便拧了过去，打到他面门上，~~时~~
他打跌到牀上去，~~我~~我还没有对他那样暴过，我下手
重了，把他的鼻血打了出来。到了~~深夜~~，我们~~躺下~~，
在黑暗中，我也听见他用卫生纸擦鼻子的声音，~~我~~那
一夜我也没有睡好，第二天一早我便跑到公社去买了那
管蝴蝶牌的口琴回来，悄声放在他的枕头上，他的枕头
套上，染上了点血，昨晚他流出来的鼻血。
~~我~~我~~吃~~吃，~~我~~我~~不对~~，~~这~~这~~是一枚~~一枚~~高~~高~~丝~~丝
饼吃了过去，双手捧着嘴哭起来。~~我~~我~~知道~~知道，
~~我~~我~~知道~~知道，~~我~~我~~知道~~知道，~~我~~我~~知道~~知道，
硬木板子，
就是你，
我~~知道~~知道，
今晚我们安睡

孩子爬回床上去，他翻着
着五條紅印。

廿二天我們起來，天氣却變化了，晴一陣，雨一陣，
~~風~~氣壓~~低~~低得~~了~~不得，皮膚上的汗總冒不出
 來，一身~~黏~~黏糊糊的，能風大概~~要~~來了。前~~天~~報低上說
 菲律賓呂宋島~~有~~有強烈颱風要來，向本省~~方~~方面吹
 來，如果風~~向~~不改，可能兩~~天~~內~~過~~過台灣北部，~~一~~
 及到昨天還是~~不~~鬆陽天，一~~天~~去台北也有，一~~天~~
 上~~去~~，就風~~之~~雨~~之~~起來，下午就要~~去~~上班，我就~~去~~
 了二十塊然~~而~~已乘，拜托他買菜時帶兩個饅頭回來給那
 孩子吃。而~~已~~乘~~了~~我的荔枝，脾氣~~好~~了一些，可是她都

把心~~定~~定：

那个小神像~~部~~人瘦，吃起東西~~像~~像一個猪
 仔，呼喘呼喘，~~一~~滿滿一~~碗~~碗飯，一下~~子~~掃~~走~~了，還要
 去給小強及的牛肉餵吃。

~~我~~臨走時，交待~~了~~了：

你要~~所~~已乘的~~話~~話，不許~~亂~~亂跑，知道~~麼~~麼，

他~~下~~下雨了，他~~指~~指著窗外的毛毛雨~~道~~道。

我走到~~了~~了，看見~~了~~了房間~~的~~的窗子~~冒~~冒出一~~股~~股青煙~~的~~
 腦袋~~上~~，咕嚕咕嚕，他衣上面~~望~~望著~~我~~我。

我趕到銀馬車，正好兩尖鐘，最後~~看~~看見~~我~~我，~~如~~像~~鬆~~鬆。

254

食麼樣？
「吊錢拿來了，你拿揮我們吧！」

你坐下来说阿青。

你告诉阿青听，阿巴哥本在旁边拍手，脚的说通，那个

今天下午，
那个神经郎，
把我們小強打傷了。

化那裡
 斗通

这
伙
啦
，
这
伙
啦
，
阿
巴
桑
~~桑桑~~
的
指
着
头
，
这
嘛

大個

飽！
她用
手比
給示
看。

是这样子的，
所解释的，
下午他跟山田强石要

提球，
 不知怎么
 两个坑^{PK}
 了起来，
 伙跟了
 小强^{PK}
 一下，
 强^{PK}

天
一
咬
头
磕
到
桌
上
角
磕
起
的
大
一
个
疤
。

该死！死硬道：「我去打他屁股。」

還要你打，
我狠狠打，
欠田已，
阿田桑理直氣壯。

的鼓着腮巴子，
小强无可奈何，
只好委屈也没有办法！

我站了起來，
卻正位我後通。

他
不
~~想~~
了
，

~~車~~
的
掉
了
。

不聽
天事
咄！
~~道~~
道
天
在
咄
小
兒
之
飯
／
唯
無

通伙跑走了，甚麼人不帶，帶個神經病回來。
· 戒印裡有字

跟住佢？他那麼大个咁，
又生了两~~个~~条腿以~~下~~，
个經

在雨
裡奔跑，

No. 192

看得住！——阿巴桑是被人叫了起来。
是几朵钟~~的~~跑掉的，^我向^他所月道。
大概夜里七八点钟，阿巴桑到吧裡来告诉我。我就求
吧裡的西保~~阿~~温去找^他。阿温跑去找了一趟回来，苍老
口~~黄~~枯~~的~~脸色^{告诉他}，他看到一个赤身露体^的走
个头的男孩^的跑^来，~~跑~~中山北路那边跑
到。他说~~阿~~大概~~阿~~警察~~在~~走了。
我~~新~~过身，便跑了出去，跑出去^后，中山北路^的一带
已经^有甚^多行人^了，~~雨~~紫色的^雨莹莹^的灯一路亮下去，亮
得^静悄悄的，^的能^听见^的风^声已^在刮^了，一阵阵风夹着^雨乱雨
点。元~~三~~三^三般^的在^雨中一路^走下去，不断^的两边^乱看。

是个^个
上下^下，^的面
像^像的^的中
年人，他
掌上^上放着
架^架收音机，
在^在个^个的
收^收下^下来^来，^就

到了南京车路口三分局，我便走了进去，跟门口值班的警
察^说明^来意，他便带我到^面办^公室一位~~警~~警官^那裡
去。警官^{知道}我是^寻人，便拿出了一份表格来，问我
姓^姓道：

走失的是你甚麽人？他^操的是四川口音。

我怔了一下，不知如何回答，便含糊道：

是我^中中。

他在^国保^护上^面填下了^足中^雨个^字。

姓甚^甚麽？

姓李^李，^只有^硬着头^皮答^道。

李甚^甚麽？

小^小中。

「他沒有名字嗎？」警官問著我。
「我們都叫他小刀。」
警官搖了搖頭，皺著眉，走了下去。
「甚麼原因出走？」
先生「我喘喘」道：「他腦筋有笑，不清楚。」
「喂，~~原來~~是神經不正常，警官嘆息了一聲，你這
了不得，怎麼了？」
「十五。」
「老刀，~~警官問~~警官放，下筆說：『這件事
還麻煩呢！』上个月我們巡警才帶回一個~~要~~要了
神經病的女人回來，向她甚麼她也不知道。現在這兒在
精神病院，沒有人去領，你叫了小刀，長得是

甚麼樣子？」

「他刺著老刀，臉白白的，出事的時候，走著自己的。
警官說：『一下要』，是個累露狂！今天在門那
裡，~~我的~~風化值才抓到一個，他專門跑到那裡
裡去，把那些小姐太太都嚇壞了，你們家有這種不正常的人，
應當小心看管，怎麼隨他亂跑呢？」
先生：「他不是那個人，我敢在申辯道：『他犯傻，他不
會去嚇人的。』」
「老刀，警官搖手笑道：『你不是他走著自己的嗎？人家
看見他就嚇著了，那裡還用他去嚇人？』」
警官很耐性的把當天走失的案子記錄都翻閱了一遍，
又把風化單也查過了。他看我很焦急，又打電話到總局去

大概

向，查到四分局抓到一个暴露犯，是个中年男人，五分局在九車站带走一个神经病人，是女的。

这样吧，警官安慰我道：你先回家，明天有消息，我们再来通知你，走大概是不掉的——

突然他却中断了，侧起耳朵凝听起来，从桌上的收音机在报告消息：

强烈台风要来了，已抵达台湾东北角——

老中，警官很严肃的对我说道：台风来了。

从三分局出来，我漫步走上了中山桥，风吹我的脸，听得鼓胀起来，可是风背上的汗水却像一把梳子——直痒么麻么的梳下来。桥上思虑沉沉的，桥下的流水声，却淹没在一片迷幻的灯光里。

初二天一早，我便出去了。台北已經罩入了暴風半徑，風勢漸之猛烈起來，人走在街上都給吹得搖之擺之的。我坐了計程車，跑遍了一個警察分局，還是沒有消息，從四分局出來，我看到台大醫院那一幢高大陳舊的紅磚樓房，~~我~~我心裡想，也許他們把他送回~~自~~這裡了呀！台大精神科病房很難找，那一條一條的走廊，永遠是冬冬的。探病的時間是下午二至四時，精神科那一層鐵門鎖得緊之的。鐵門外詢問處有一位護士小姐在值班，我過去問她，今天早上有人送病人住院沒有？她查了一

下登記簿，說道：

有兩個。

有二十一些的男孩子，~~我~~我趕緊問道。

~~吳~~吳進忠，男性，四十八歲，賴喜妹，女性三十四歲，~~護士小姐~~哈說我听。

你要找誰？她合上簿子問我。

小中，我說道，一個叫小中的男孩子。

小中？我們這裡沒有人叫小中，~~護士小姐~~微笑道。

白白瘦瘦，刺著个歪頭，憂鬱笑臉，我道。

這裡的男孩子都刺歪頭，~~護士小姐~~說道，然而她又朝

柵杆那邊望，悄聲說道，他們那个不要臉笑，

~~鐵柵杆~~柵杆後面，有一个女病人，穿著一件~~像~~像那

年長的

孩子穿个印着模一件白袍子，一隻手扶着腰，一隻手在空中打拍子，脚下踩着舞步，她歪着头，一头发散，掉到一边，嘴吧一歪咧着，脸上眉眼笑成了一团。

她从前是个音乐老师，博士小姐说。

小姐，蜜丝周在吗？我突然想起了蜜丝周末，她认识小华的。

蜜丝周？是周美玲还是周采荷？

周美玲，双辽跟着答道。

周美玲上夜班，晚上九点钟才来。

那周采荷呢？

周采荷带着病人去电疗去了，而且上班期间她也不能见客。

出去

你们这个朝
上

你们这些病人都要电疗的呀！我想起那个孩子前后抖动的模棱床。

博士小姐看我问题多，有笑不烦了，神经分裂才用这办法，像这个——

有一个博士，扶着一个女病人，走走廊那边过来了。那是一个胖大的中年妇人，穿着一件宽松的袍子，没有领子，她那肥厚的颈背堆起来像座小驼峰，她的下巴，颤抖抖的抖在前面，口头上振了一头的小鬃，咯咯咯咯来，一头鬃甩荡见荡，她也不停的晃，咯咯咯像个女童一般，博士走到铁闸那边，有个看门的铁闸打开，博士扶着那个胖女人走了进去，看门人便吱吱一声将铁闸锁上了。

